

中国 人 民 大 学 成 立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语 言 文 字 研 究

中国 人 民 大 学
语言文字研究所

30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语 言 文 字 研 究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语 言 文 字 研 究 所 编

目 录

前言	..	(1)
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	·	吴玉章 (3)
黎劭西先生传略	·	黎圣俞 (19)
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汉字的根本改革	·	.. (39)
——王宗柏 傅兴岭 宋柏尧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 一九七九年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集体发言		
汉字为什么急需改革	·	李逸三 (50)
○ 从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谈到文字 改革问题	·	张伟 陶少 (59)
浅谈推广普通话与推行汉语拼音文字的关系		郭先珍 (74)
试论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		吕桂珍 (84)
汉字改革三十年对我们的启发		
延安时代的新文字运动	· ..	王宇柏 傅兴岭 宋柏尧 (96)
整理汉字刍议	· ..	王宇柏 王松茂 (119)
闽西下洋客家方言词汇初探		胡瑞昌 (140)
· 学术动态		
语言文字研究所举行“五四”科学讨论会		.. (181)
语言文字研究所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举行科 学讨论会		.. (184)
我所就《现代必读汉字》再版问题征求修订 意见		.. (187)

前　　言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字改革先驱吴玉章同志于一九六〇年创建起来的。吴老并亲自兼任所长。建所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指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方针，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实验，从而推动我国文字改革事业的发展。

语言文字研究所在吴老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可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同全国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一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后，语言文字研究所也被解散了；老一辈语言文字专家受到迫害；图书资料散失殆尽；工作人员流落四方；文字改革的科学研究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万恶的林彪、“四人帮”虽然肆虐十年之久，但是，革命前辈在人民心田播下的文字改革的种子，并没有因此被消灭，相反地，却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姿态，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复校了，语言文字研究所也随着重建起来了。为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三十周年，我们将复所以来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这本《论文集》，作为我们的工作汇报。

为了纪念文字改革先驱、我们的老校长、老所长吴玉章同志，我们选入了他的《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今年又是文字改革先驱黎锦熙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们收进了《黎劭西先生传略》，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由于印刷上和其它方面的原因，我所戴澧同志的《六书解例》，陈章焕同志的《说文今读》，饶钦农同志的《关于古声韵问题与王力同志商榷》等文章，没有能够在这个集子上印出，使我们感到美中不足。今后准备另作安排。

研究所重建之后，百废待兴，任务繁重，人力单薄，水平有限，《论文集》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热切期望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和文字改革战线的同志们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

一九八〇年十月

文学革命和文字革命

吴玉章

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一个是提高文化水平，一个是普及人民教育。中国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以后，二十年来，把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来文艺思潮的各种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中国文化阵营里。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随着更进步的创造社诸人为“浪漫主义”作家，文学研究会为“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同时，“颓废派”、“唯美派”、“象征主义”等等也纷然杂陈，那末，“五卅”以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到1930年“左联”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发展，也就可以说是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时代了。中国只经过短时期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还不待其成熟，就已过渡到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了。并且它还发展到世界最高的文艺思潮，最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是反映国内外的环境与时代。以国内的环境来说，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因而这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异常激烈。以国内的潮流来说，世界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且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土地上，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因此，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不仅带有强烈的革命性，而且它还以非常的速度到达了最高的水准。二十年来，每个大变革的时代，新文化运动都起了它开建先锋的作用。显然的，它在提高文化水平上（虽然力量还薄弱而不充实，作品还少创作）是

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于促进人民教育之普及上，却未尽到他应有的责任，以致现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众仍然是文盲，这怎能不是我国文化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最大原因有二：一个是中国言文的不一致，一个是工农劳苦大众识字很难；总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国没有声音符号——字母，而只有方块的汉字。一九二三年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黎锦熙等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曾经主张“汉字革命”，以罗马字（拉丁字）代汉字，而且他们还努力作了许多工作，编了一些书籍。但是因为固执四声变化必须在拼音中表示出来，便造成了它本身发展的障碍。不过时代终不容许中国文字革命远远落后于中国文学革命，一九三一年果然在中国工人中涌现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创作。新文字的特点是：它主张彻底的文字革命，废除方块汉字而代之以拼音文字；它主张采用国际最进步、最流行的拉丁字母，并反对用它来作汉字注音的改良办法；它勇敢地废去四声，肃清了拼音上许多障碍，它主张发展各地方言，使言文能一致，以达到通俗化、劳动群众化；它反对强迫的统一国语运动，主张各种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拼音方法；它主张合于科学的文法来发展中国语言；它主张国际化，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使中国文字现代化；它主张发展中国固有的文明，改进各地土语的错误。一九三四年国内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代，对于拉丁化新文字曾发生过热烈的争论，结果虽不免仍有少数人怀疑反对，但绝大多数都表赞同。因此，新文字应否实行，在今天已不成问题，主要的问题却在于今后当如何推行新文字，以普及全国人民的教育，至于还有人怀疑反对，自然我们应再加说服。大概反对新文字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崇拜汉字复古守旧的人，他们对于一切新的东西都持反对态度，这种人是不可以理喻的；还有一种是不明白新文字的具体内容，好处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把新文字的种种具体问题解释明白，他们是会赞成的。因此，我把新文字的几个重要问

题说在下面：

第一，从声韵学上来考察新文字的字母是不是能正确而且完全地代表中国一切声音？首先把拉丁化新文字的二十八个字母写在下面：

o 啊	b 白	c 此	ch 尺	d 得	e 厄	f 非
g 格	i 一	j 以	k 克	l 勒	m 墨	n 乃
ng 额	o 鸽	p 拍	r 二	rh 日	s 四	sh 十
t 特	u 物	w 万	x 黑	y 雨	z 子	zh 之

这二十八个拉丁字母，大概世界各国大都用来作为代表他们说话的声音符号（虽然也各有些不同）。据万国发音学会考究的结果，世界上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国家，其发音总在三十个左右，所以就国际音标来说，这二十八个字母是合于发音学的；以中国音韵学来说，旧时守温有三十六字母，民国二年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把守温字母合并为声母（子音）二十四，实际上有四个是用不着的。满清时代有一个精通声韵学的满人，把汉字同满文对照，作成《音韵逢源》一书，定声母为二十一个。因为注音字母把母音之“一”代替子音，故少一个声母（子音），而拉丁化新文字的声母（子音）则有二十二个，因为把注音字母的所谓介音字母“一”，分成一个子音，一个母音，再把所谓声化韵母r也做为声母（子音）。因此，就整整齐齐的有二十二个子音。（编者按：“子音字母新旧对照表”略去了）。

从上面这个子音对照表看来，守温的字母虽然有“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喻匣来日”三十六个，其实只有二十一个，其余十五个都是重复的。因为它分别清浊音，及古音的繁杂，所以有许多重复，《音韵逢源》已经把它合并成为二十一个子音，注音字母没有j母面却把gi ki ni xi列出来，以表示g k ng x的软音，所以成为二十四子音。其实这是拼音规则的事，不应另立字母。至

于「r」一音，中国本来没有这个音，所以守温字母和《音韵逢源》都没有，注音字母虽添入，而却叫它做声化韵母。中国人学外国文，对于「r」的发音很不容易学，而世界各国文字里，「r」的发音很重要，故必须添进去。从这些地方看起来，新文字的子音字母是很正确而完备的。

注音字母把《广韵》二百六韵，共需叠韵一千有八十五者，总括为十六个韵母（母音），实在很不完备。旧韵书也非常混乱。新文字有三十八个韵母，不但把旧的韵母通通都能表示出来，就连旧时有声音无汉字的音韵也都能一一表示无通，这是新文字的优点。就是满文，因为是拼音文字，也比汉字进步。只要参考《音韵逢源》一书，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新文字废去四声的麻烦。拉丁化新文字，大胆地把四声废除了。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早在一九二三年钱玄同、赵元任诸人，就已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但终以拘执于拼法要有四声的变化，成为它本身发展的阻力。因此，关于四声应存应废的问题，有过多次的争论。就在制定注音字母的时候，吴稚晖竭力反对过四声，在他的“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的一篇文章中，有过下面一段话，“南北热心推广注音字母的一班同志，至今还是不能把观念弄得很清楚，往往有繁难的设施，引人疑怪。借着注音字母，教教一班‘灶婢厮养’，任他单独应用，原是帮助通俗教育，发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最无谓的一端，即诸君定要在字母上而赘附四声……达意，是从上下文语气接连听入耳朵，彼此帮助，合成意思，虽四声全行弄错，也能达意。如其不信，我将官音拼起若干来，假使说，众话命娲低伊柯纵通交巽闻，低而柯交冤师欸，低塞柯交里怨闷，低思柯交奉果丈。（注）诸君读下去，定能懂我意思。”

（注：中华民国第一个总统叫孙文，第二个叫袁世凯，第三个叫黎元洪，第四个叫冯国璋。）

如果这段话说得不错，那末四声的表出，的确如吴稚晖所说，是一种“贅疣办法”，而新文字的废除四声，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同时它还提出了一切以大家口头语为基准的主张，因为如果用文人文绉绉的说话为基准，那末四声的表出，也许是不能省的。新文字以口头语为基准的这一个原则和它的废除四声的主张是不可分离的。

第三，发展方言土话，不是破坏国语的统一。中国现在本来还没有统一的民族语，因北平话作为标准的“统一国语运动”，至今也未收到效果。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是使用着各地的方言土语。正因为顾及到这种情形，拉丁化新文字才主张用不同的音写出各地的方言，而不是实行了拉丁化新文字才去分裂中国的语言。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表面上虽象全国统一的，其实各地的读法还是不同，并且汉字的字面上的全国统一性，也只限于百分之二十学过汉字的人，和百分之八十的大众是毫不相干的。或者有人认为拉丁化新文字的方言一实行，就会使中国人民不能团结而形成分裂，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们是依靠物质的利益而团结，决不是依靠言语的统一而团结，这是很明白的，而且实行了拉丁化新文字以后，才能促成真正的统一语。因为各地方言的不同，主要是方音的差别，汉字没有方法把差别的原因表示出来，因为它不是拼音文字，而拉丁化新文字则能显出它的原因。举几个例子来说吧：“中同”有些地方说“zhung gian，有些地方说 zhung gan；“房间”有些地方说 fang gan，有些地方说 fang gian；“咸阳”有人说xian jang，有人说xan jang；“关严”有人说guan nian，四川土话说guang-ngan”。这是因为 g k ng x 四个子音有硬软两种发音，它们在母音a、o、e、u 之前则发硬音，在母音 i y 之前则发软音，如“鸡”我们读 gi，广东人则读 ge。“行街”我们读 xing gie”，广东人读“xang gai 广东人说上街之意。”“我”长江一带读“ngo”，福建汀州读 ngai，北方读 uo，山东读 ngang

(俺)，上海读“倪” ni。“我”的本字是“卬”，《诗经》上说：“卬须我友”，注解上说：“卬，我也。”《尔雅》上也说：“卬，我也。”卬和昂用新文字拼出来都是ngang，山东读得很对，长江一带及北方一带读去入声，故读作 ngo，北方没有 ng(领)母的发音，故去ng 作 o，而又表示他们作合口呼势，故可写作uo，至于上海则读“我”的入声，而变成 ng 的软音为 ni，因为 ng 母不能拼 i 和 y 作软音，汀州读开口呼就成 ngai。北方没有 ng 母的发音，所以“安”作 an，“恩”作 en，“爱”作 ai 等等，而南方则加上ng的声。又如“吃饭”，广东叫giapung，福建汀州叫“食饭” shpuan，湖南叫“喫饭” kiafan。因为 b、p、f 都是唇音，可以通转，而 g、k 都是舌根音，可以通转。有些进步的方音，我们要利用来改革方言，例如北方“四” s 和“十” sh，“事” s 和“实” sh 不能分别。而长江及南方则分别得很清楚。又如浙江人学北平话把“这个人” zhego rhēn 说成 zego len。湖北人把“日本” rhben 说成“二本” rben。因为 l 和 r 都是舌音，可以通转，因此就有许多混杂，分不清楚。s 和 sh，也和 r 和 rh 一样，也有许多地方弄不明白。四川省有许多地方把“把那个东西拿来” banago dungsi nalai 说成“把拉个东西拉来” balago dungsi talai，常常把鼻音的 n 读成 l。虽然 n 和 l 都是舌尖音可通转，但总是错的。补救的方法，我们只要编一部字典，每一个词都把各地方的方音对照排列出来，则自然渐渐彼此知道相互不同的发音，不仅可以矫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也学会了各地方的方言。外国教士不就是用罗马字(拉丁字)学会了许多方言吗？所以发展方言不是分裂国语，反而是促成统一的好办法。斯大林同志曾经有过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以达到用统一的语言文字的一段话，可以借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说：

“看来他们不懂得，随着使用本族语言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施行和巩固，民族文化必将更加有力地发展起来。

“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创造条件。

“列宁有时把民族自决这一论题表述为一个简单公式：‘为联合而分离’。你们想一想吧：为联合而分离。简直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这个‘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生活中的真理，……”（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

虽然我们各地的方言和民族的言语的差别，有些根本上不同，而发展各地方方言以造成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总语言文字的条件，确是一样的。

第四，新文字的写法使字的拼音和词儿的写法都非常清楚。我们把口头说的话，用符号写在纸上，就是文字，也就是文章。说话的时候要发出声音来，字母就是表示这些声音的符号。言语是用词儿和句子来造成的，词儿和句子又是由于我们说话里面一个一个的音段造成的。有用一个音段就能表示一个观念的，如马、牛、羊、鸡、犬、豕，也有用几个音段才能表示一个观念的，如中国、牡丹、芍药、社会主义、华盛顿。

中国的方块汉字，多半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段，所以世界的语言学家说中国是“单音段” monosyllable 的语言系统，其实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通常所说的一个汉字，只能算是一个音段，不能说他都能表示一个观念，现在我们要把表示一个音段和表示一个观念的东西分别清楚，因此，我们决定：把表示一个音段的叫做“字”，把表示一个观念的叫做词儿。

词儿是我们说话里面的基本单位，词儿有时是一个音段造成的，有时是用几个音段造成的。汉字既是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段，遇到多音段的词儿，就要写几个字，才能成一个词儿，并且方块的汉字是间隔同等距离的连贯写着，不容易看出哪几个汉字应该成一个词儿。中国话写法拉丁化，首先就要去掉这些毛

病。所以我们写字的方法就必须要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知道了字母和它所代表的声音，就可以把它们拼成音段，结成词儿，作成一句话。

例如把“我现在写文章”这一句话，用一个表格表示出来：

话	wō xianzai sie wenzhang (我现在写文章)					
词 儿	wō (我)	xianzai (现在)		sie (写)	wenzhang (文章)	
音 段	wō (我)	xian (现)	zai (在)	sie	wen	zhang
声 音	w o x iān z ai s ie w en zh ang					
字 母	w o x i a n z a i s i e w e n zh a ng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到从字母结成声音，从声音拼成音段，从音段造成词儿，从词儿造成句子，这就完全作成了一句话。把许多话集合起来，就成了一篇文章。从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出，词儿一定是要连着写的。

音段是把子音和母音来拼成。*wō*是单音段的词儿，它是由于子音*w*和母音*o*拼成。*xianzai*是两个音段的词儿，*xian*这一音段是子音*x*和带鼻音的母音*iān*拼成，*zai*这一个音段是子音*z*和复杂母音*ai*拼成。*sie*是一个音段的词儿，由子音*s*和复杂母音*ie*拼成。*wenzhang*是两个音段的词儿，*wen*—这音段是子音*w*和带鼻音的母音*en*拼成，*zhang*这一音段是子音*zh*和带鼻音的母音*ang*拼成。

zh、*ch*、*sh*、*rh*、*z*、*c*、*s*、*r* 这八个子音没有母音也能成一

个音段。比方 rz (儿子)、 is (意思)、 zhsh (知识)、 -zs (自私)、 sgo (四个)、 siez (写字)、 cdi (此地)、 chz (尺子)、 rhz (日子)。

六个正母音 a、 o、 e、 i、 u、 y 都可以单独做音段。

复杂母音 ai、 ao、 ei、 ie、 ia、 iao、 iu、 ou、 ye、 yo 等 11 个可以单独做音段。

带鼻音的母音 an、 ang、 en、 eng、 in、 ing、 ian、 iang、 yan、 yu、 yng 等 11 个可以单独做音段。

只有以 u 开头的八个复杂母音和带鼻音的母音有七个要把 u 变成 w，比方“挖”、“外”、“位”、“我”、“湾”、“汪”、“文”等音段，不写作 ua、 uai、 ui、 uo、 uan、 uang、 un 而写作 wa、 wai、 wei wo、 wan、 wang、 wen 等，“翁”则写作 ung。

上面写法重要的有六种。已经说过词儿的写法，凡是一个词儿，无论它有几个音段，都要连着写，这是一；二：形容词和副词的语尾“的” di 及表示所有或介绍词的“的” de (注)都要和前面的词儿连着写。比方：(我的哥哥的朋友的妹妹) wode gogode pengjude meimei, (高高兴兴的念书) gaogao - xìng-xìngdi nianshu, (这个是他的) zhego sh tade, (红的花) xungdi xua, (青的山) cingdi shan。

(注：北方说“我的”不说 wodi 而说 wode，所以介绍辞和所有格都当写作 de。)

第三，表示位置的词尾“里”、“上”、“下”、“中”等，也要跟前面的词儿连着写。比方：“嘴里” zuili、“书上” shushang、“楼下” louxia, “胸中” xyangzhung。

但是象“里头”、“中间”、“上面”、“下面”、“底下”、“面前”等等多音段的词尾可以当作独立的词儿，不必跟名词连着写。比方：“屋子里而” uz limian, “房子中间” fangz zhung-

giāo。不过，“之前”、“之下”、“之后”、“之外”等等要和前面的词儿连着写，而数词写法又在例外。

四、表示数量单位的“个”go、“本”den、“张”zhāng、“枝”zhī等等都要和前面的数词或指示形容词（这，那）连着写。比如：“一个学生”igo xyosheng、“三支铅笔”sān zhī kiānbì、“这把椅子”zheba iz。

五、动词的语尾“了”、“啦”、“着”、“开”、“来”等等，也要和前面的动词连着写。比如：“来啦”lái la、“看着”kàn zhe，“推开”tuī kāi、“拿来”ná lái、“放下”fàng xià、“去了”kùi láo。

六、表示多数的“们”mēn，应该省写作mēn来作多数的符号。比如：“我们”wǒ mēn、“你们”nǐ mēn、“他们”tā mēn、“同志们”tóng zhì mēn 等等。

界音法一共有五种，在一个多音段的词儿里头，如果第二或第三，第四……个音段（只要不是第一个音段）的开头是a e i o u y 等母音的时候，在发音上容易引起混乱。（注）有了“界音法”，就可以避免这种可能的混用。界音法有五种：

（注：比方要是把皮袄写作piao，念的人就会当作“飘”，“亲爱的”如果写作cinaidi，也许有人要念作ci-nai-di“七奶的”。）

一、在两个易起混乱的音段中，要是后一个音段的开头是a、e、o 的时候，就用界音符号，把这两个音段隔开。比方pi'ao(皮袄)、cin'aidi(亲爱的)。

二、ia iao、ie iai、iu、ian、iang 这七个音段只要不是在一个多音段的词儿的开头（这就是说：只要不做这儿词的第一个音段），而在词儿的中间或末尾，就要变成-ia、-ia、-iao、-je、-uai、-ju、-jan、-jang。比方：在词儿的开始 iao kou(要求)，ioucu(有趣)，在第二个音段syiao(需要)，meijou(没有)。

三、i、in、ing 这三个音段，只要不是在一个词儿的开头

(就是说：只要不是做词儿的第一个音段），而是这词儿的第二（或第三…）个音段的时候，就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字母j，而变成ji、jin、jing。这个j的作用，等于一个界音符号。比方：在词儿的开头：is（意思），ing gai（应该），不在词儿的开头：zhuji（注意），dajing（答应）。

四、在一个多音段的词儿中，如果前面一个音段的最后一个字母是子音，而后一个音段是y、yan、ye yng yn，这两个音段中间，就要用j来隔开。比方：前面的字母是母音，kyy（区域）、uye（五月）、zoyung（作用），前面的字母是子音guanjy（关于）、cingjyan（请愿）、mingjyn（命运）。

五、u这个字母，只要不是在词儿中第一个音段的地位，而是在词儿的中间或末尾的时候，在u的前面加上一个w。w在这里的作用，等于一个界音符号。比方：在第一个音段的地位uki（武器）、uxiandian（无线电），在第二个音段的地位rhenwn（任务）、cowu（错误）。

最后，因为新文字废除了四声，有几个特别的词儿，为避免可能的混同起见，要用母音的重复来加以区别。比方：mai（卖）、maoi（买）、shansi（山西）、shaansi（陕西）、liu（刘）、liu（柳）、liz（李子）、liiz（黎〈梨〉子）或可用沙黎（梨）来代。

第五，以合乎科学，合乎逻辑的文法来改进中国语言文字。有些人以为中面白来没有文法书，中国文字也没有一定的规则，所谓“文或法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甚至于说“中国文字变化莫测，不能以文法的规律来分析”。这种说法当然不正确。因为思想的规律，并不因民族各别而区分，句子的逻辑的分析，也不因语言不同而特异。所以中国文字也一定可以用文法来分析的。但是，自从欧洲文字流传到中国以后，有些人又机械式地把外国文法应用到中文里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这个原因，象形文字的障碍固然要占一半，而研究的方法不好，也

要占一半。因为他们没有顾虑到中国文字和欧洲文字有不同的特点，所以不能收很好的效果。

我们知道，英、法、德、俄各国的文法书差不多完全是注重讲词类的变化，只要词类的变化弄清楚了，文法的功用已经大概完备了。而中国文法的词类则很简单，本身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所以只是讲完了九品词，对于了解文义和作文上，还是没有什么帮助。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欧洲各国的文字，在实体词中间，有性、数和格的变化，在动词中间，还有时间等等变化，而且因为他们是拼音文字，词儿的各种变化，大半都是在他们本身，所以词类的变化，就非常复杂。但是，在他们的变化中，就包含有文法的规则。因此，欧洲文字如果把词类的变化弄清楚了，句子和文章的组织，也就容易明白了。中国文字就不大相同，他的实体词既不注重性别，又不用冠词，实体词本身也没有格的变化，动词的时间变化也不在动词的本身上表现出来，所以词类就非常简单，这是因为中国是象形文字，它成了单音段的语言系统，一切文法的变化，不能在词类本身上表现出来。可是，这是不是说中国文字的词类没有变化呢？不，绝对不是的，中国文字虽然没有男性、女性、中性等等性的分别，而实体词的格变和动词的时间变化等等，同样是有。不过不是拼音文字，就不能有多音段的连写法来作变化，而因就表现出本身毫无变化。表面看来，好象很简单，而实际上难处就正在这里，所以中国文法如果只照外国文法注重在九品词，那是没有很大的益处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法的方法，必须要把句子做单位，把各种词类在句子中的相互关系和适当的任职弄得清清楚楚，不但要找出旧文字的理路，更要建设通俗的、言文一致的、合乎科学逻辑的规律的新文字，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创造的中国新文字，也才算创造的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